

海內外藏乾隆繪本《黃運湖河全圖》與

《南巡盛典》系列輿圖研究

席會東

內容提要：海內外多家收藏機構藏有幾套以江南黃河、運河、洪澤湖和淮河水利工程為主題的彩繪本河工水利圖集——《黃運湖河全圖》，經考證均是乾隆中後期的江南河臣高晉、薩載等人在高斌“南河圖說”的基礎上繪製而成的。《黃運湖河全圖》是在乾隆南巡的背景下繪製的，後被纂入《南巡盛典》和《欽定南巡盛典》之中。《黃運湖河全圖》既是高晉等河臣反映河情、陳述治河政見、頌揚乾隆帝、彰顯治河政績的工具，也是安排乾隆帝南巡路線、瞭解河情河務的重要資料，反映了乾隆朝的河圖繪製運用機制，具有較高的價值。

關鍵詞：黃運湖河全圖 南巡盛典 高晉 薩載 乾隆南巡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國家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和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等機構均收藏有以江南黃運河湖工程為主題的河圖集，其內容和形式基本相似，是乾隆中後期的江南河臣高晉、薩載等人在乾隆前期河臣高斌“南河圖說”^①系列輿圖的基礎上繪呈的，根據其內容和同時期輿圖的命名通例，命名為《黃運湖河全圖》較為貼切。高晉繪呈的《黃運湖河全圖》是在乾隆南巡的背景下繪製的，這些輿圖既是高晉反映河情、陳述治河政見、頌揚乾隆帝、彰顯治河政績的工具，也是安排乾隆帝南巡路線、瞭解河情河務的重要資料，於乾隆三十六年被編入《南巡盛典》之中。高斌之後，江南河臣薩載、白鍾山、李奉翰等人均奉命繪製河圖，薩載、大學士阿桂等人又將山東、直隸、河南等省的河工圖與浙江等與海塘工程資料彙入新纂修的《欽定南巡盛典》之中，構成了乾隆朝和嘉慶朝的河圖發展演變的基礎。

一、海內外藏《黃運湖河全圖》之內容與特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江南河圖》1冊，原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藏品，不注撰者和繪製年代，彩繪絹本，每葉縱橫23×28厘米。此圖原注“金灣滾壩一冊”，內容為江南黃運河各處河圖，故改名。據圖中《木龍圖說》載：“乾隆五年，臣叔高斌推廣聖意，請建木龍，護灘挑溜。臣惟有凜遵聖訓，倍加謹守……謹繪圖貼說，恭陳御覽。並敬謹預備，伏候聖駕臨工訓示。”知圖為高斌之侄高晉任江南河道總督籌辦河工時繪進者。考《清史稿·疆臣年表》，高晉任江南河道總督時，在乾隆二十六年三月至

三十年三月。圖中《清口東西壩圖說》中又載：“……乾隆二十七年春，恭逢翠華南幸，親巡規畫……三載以來，臣欽遵辦理。”據此推算，此圖當為高晉於乾隆三十年繪進者^②。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南河圖說》1冊，《輿圖要錄》著錄號為3759，是江南黃運河工程圖集，未注繪者與繪製年代，絹本彩繪，現存《清口東西壩圖》《木龍圖》《金灣滾壩圖》《瓜洲江工圖》五幅，每幅縱22.5厘米，橫28厘米，各圖皆貼簽附注河臣的奏文以供皇帝御覽^③。各圖方位比例不同，無法拼接。該圖的內容、圖幅大小與形式與一檔館藏圖極為類似。中國國家圖書館又另藏乾隆年間絹本彩繪《南河圖說》1冊，《輿圖要錄》著錄號為3759，該圖冊是清乾隆年間江南河道（簡稱南河）總督高晉進呈的一本江南河督所轄黃河和運河段水利工程圖集，現僅殘存《瓜洲江口圖》《夏家馬路放淤工圖》《毛城鋪滾水壩圖》《金灣壩圖》和《木龍圖說》，各圖附詳細貼說，每幅縱橫26×16厘米，各圖附帖說奏文，以呈送皇帝御覽^④。國家圖書館另藏有南河河署繪呈本《黃運湖河全圖說》一冊，彩繪本，《輿圖要錄》編號3746，每葉縱橫26×15厘米，略有殘破^⑤。總體來看，這幾套《南河圖說》或《黃運湖河全圖說》是清乾隆年間（1736—1795年）江南河道（簡稱南河）總督高晉纂輯的清口至瓜洲間的黃運河工程圖集。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黃運湖河全圖》，1套，清乾隆四十六至五十年間（1781—1785）薩載、高晉等編繪，絹本彩繪，長卷25×150厘米；疊裝，木板封貼題簽《人健堂記》。該圖實含五幅地圖，各具圖題，並附圖說。恒慕義（A. W. Hummel）1930年購買品第14號^⑥。

海內外藏《黃運湖河全圖》對照表

《南巡盛典》	《欽定南巡盛典》	中科院圖書館，“黃運湖河庚子圖說”，18幅	美國國會圖書館，“黃運湖河全圖”，存5幅	第一歷史檔案館，“江南河圖”，一冊，每葉23×28cm	中國國家圖書館，“南河圖說”，存5幅，22.5×28cm	中國國家圖書館，“南河圖說”，存5幅，26×16cm
《黃運河湖總圖》	《黃運河湖總圖》	《黃運湖河全圖》	《黃運湖河全圖》			
《竹絡壩圖》	《竹絡壩圖》	《十字河竹絡壩圖》				
《駱馬湖圖》	《駱馬湖圖》	《駱馬湖圖》				
《朱家閘引河圖》	《朱家閘引河圖》	《朱家閘圖》				

《九里崗埽工》	《九里崗埽工》	《九里崗埽工圖》				
《劉老澗王營減壩圖》	《劉老澗王營減壩圖》	《劉老澗石壩圖》				
《楊家莊運口圖》	《楊家莊運口圖》	《楊莊運口圖》				
《鹽河圖》	《鹽河圖》	《鹽河圖》				
		《清口圖》				
《東西壩圖》	《東西壩圖》	《東西壩圖》	《移建東西壩圖》	《清口東西壩圖》	《清口東西壩圖》	
《洪澤湖圖》	《洪澤湖圖》	《洪澤湖圖》				
		《高寶兩境運河圖》				
《禹王臺竹絡壩圖》	《禹王臺竹絡壩圖》	《禹王臺圖》				
《三滾壩圖》	《三滾壩圖》	《洪澤湖五滾壩圖》				
《毛城鋪碎石壩圖》	《毛城鋪碎石壩圖》	《毛城鋪滾水壩圖》				《毛城鋪滾水壩圖》
《天然閘引河工程圖》	《天然閘引河工程圖》	《王家山天然閘圖》				
《峰山四閘圖》	《峰山四閘圖》	《峰山四閘圖》				
《海口並二套圖》	《海口並二套圖》	《黃河入海圖》	《海口並二套圖》			
《陶莊新河並攔黃順黃壩圖》	《陶莊新河並攔黃順黃壩圖》		《陶莊新河並攔黃順黃壩圖》			
《吳城三堡圖》	《吳城三堡圖》		《吳城三堡圖》			

《夏家馬踏放淤圖》	《夏家馬踏放淤圖》					《夏家馬路(踏)放淤工圖》
《金灣滾壩圖》	《金灣滾壩圖》			《金灣滾壩圖》	《金灣滾壩圖》	《金灣壩圖》
《改扎木龍圖》	《改扎木龍圖》			《木龍圖》	《木龍圖》	《木龍圖說》
《瓜洲圖》	《瓜洲圖》				《瓜洲江工圖》	《瓜洲江口圖》

資料來源：《南巡盛典》《欽定南巡盛典》《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叙錄》《輿圖要錄》

乾隆三十六年高晋所纂《南巡盛典》卷五一《河防》所載山東河圖有：1、江風口圖，2、伊家河圖，3、韓莊滾壩圖，4、新莊滾壩圖，5、南陽織道圖，6、舊運河圖，7、泗河白馬河閘壩圖，8、何家壩圖，9、八里廟橋壩圖，10、龍灣減壩圖，11、衛河民墊圖，12、四女寺減壩圖，13、武城泄水閘圖。

《南巡盛典》卷五二《河防》載江南河圖有：1、黃運湖河總圖，2、禹王臺竹絡壩圖3、毛城鋪圖，4、天然閘圖，5、峰山四閘圖，6、竹絡壩圖，7、朱家閘引河圖，8、九里崗埽工圖，9、御壩木龍圖（清河舊縣治），10、黃河海口圖，11、駱馬湖圖，12、劉老澗王營減壩圖，13、鹽河圖，14、楊家莊運口圖，15、三滾壩圖，16、洪澤湖圖，17、運口圖，18、芒道閘圖，19、下河圖，20、瓜洲圖，21、鎮江京口圖；22、清口東西壩圖（臣高晋），23、木龍圖（老灘、二灘、三灘，清河舊縣，乾隆三十年二月，乾隆南巡指示修五木龍），25、金灣滾壩圖（下河金灣，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高晋遞修），26、瓜洲江工圖（上年即乾隆三十年六七月間，臣高晋將辦理搶護情形恭摺奏，欽奉硃批），27、夏家馬路放淤圖（徐屬宿虹廳至黃河北岸夏家馬路，乾隆二十七年奏請，二十九年將中段磨盤埽回流處），28、毛城鋪碎石壩圖（豐碭廳屬之毛城鋪碎石滾壩原為宣泄黃河盛漲之水，乾隆二十七年恭逢南巡臨徐閱視北門外志莊水勢，二十七、八兩年，二十九年伏秋水勢情形）。

乾隆五十四年《欽定南巡盛典》中所載的山東河圖還有《江風口圖》《伊家河圖》《韓莊滾壩圖》《新莊滾壩圖》《南陽織道圖》《舊運河圖》《泗河白馬河閘壩圖》《毛城鋪圖》《蜀山南旺馬踏三湖圖》《何家壩圖》《八里廟橋壩圖》《衛河民墊臨清鉗口壩圖》《四女寺減壩圖》《武城泄水閘圖》；河南河圖為《祥符五瑞二閘圖》《臨河集引河圖》《顧家莊泄水圖》；江南河圖有《潘家屯引黃助湖圖》《徐城加高石工圖》《唐家灣改定椿圖》《蘇家山石滾壩圖》《夏家馬路填塘圖》；《順黃壩沾新堤並磨盤六壩圖》《順黃壩填塘圖》《攔黃壩填塘圖》《老壩口加幫縷堤圖》《新舊運口圖》《運口圖》《裏河添築兜水壩圖》《堰盱加高石工圖》《堰盱石工加高層土圖》《移建王營減壩圖》《疏浚海州漣河圖》《芒稻閘圖》《下河圖》《瓜洲城河圖》《鎮江京口圖》《新開便民

港圖》等。

上述這些輿圖之中，《十字河竹絡壩圖》《駱馬湖圖》《朱家閘圖》《九里崗埭工圖》《劉老澗石壩圖》《楊莊運口圖》《鹽河圖》《清口圖》《東西壩圖》《洪澤湖圖》《高寶兩境運河圖》《禹王臺圖》《洪澤湖五滾壩圖》《毛城鋪滾水壩圖》《王家山天然閘圖》《峰山四閘圖》《黃河入海圖》《瓜洲江工圖》等輿圖基本都沿襲高斌《南河圖說》中的輿圖內容，僅補充乾隆後期高晉、薩載等河臣新修的水利工程。

新增輿圖和變化較大的輿圖主要有《黃運湖河全圖》《移建東西壩圖》《陶莊新河並攔黃順黃壩圖》《海口並二套圖》《吳城三堡圖》《金灣滾壩圖》《夏家馬踏放淤圖》等圖類，下面將分別對這些輿圖進行解讀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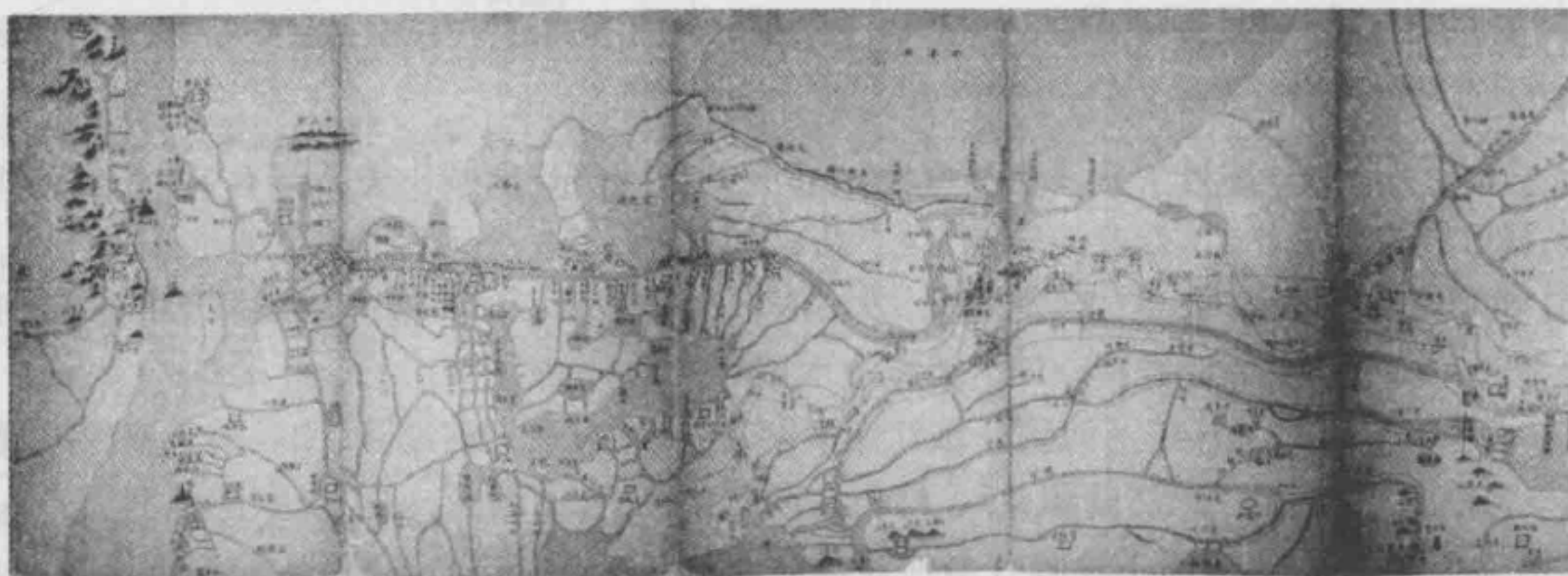


圖1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黃運湖河全圖》

(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與地圖部數位編碼: g7822ym gct00250)

《黃運湖河全圖》是表現江南黃運河湖水利工程情形的總圖，也是高斌《南河圖說》中所沒有的輿圖。全圖以黃河從上遊向下遊流向的右岸為圖的上方，其覆蓋範圍右起今江蘇省與安徽省交界的碭山縣、豐縣，左至長江南岸鎮江府運河黃泥閘。用形象畫法表現江南省境內黃河、運河、洪澤湖及淮河的位置關係和周圍環境，詳細繪出山嶺、河流、城池、堤壩、閘橋；《黃運湖河全圖圖說》為兩江總督薩載向朝廷呈奏乾隆四十五年（1780）奉旨挑展陶莊新河後的黃、運河情況，高晉、薩載在圖說中先是強調了清口地區黃、運、淮、湖之間負責的關係，介紹了運河各段的水源，描述了下河地區的水患根源，以及幾者之間的關聯性。然後回顧了清帝對江南河務的重視和康熙帝六次南巡運河、指授方略的歷史。在此基礎上，河臣敘述了青龍湖四十一年挑浚陶莊引河、加築攔黃壩，以實現蓄淮刷黃、引湖濟運。之後，又頌揚了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南巡指示加築徐州堤岸的功績。《欽定南巡盛典》卷五十二《河防》有《黃運湖河全圖》圖說部分，補充了乾隆四十九年南巡時指示修築的工程，而中科院圖書館藏圖的圖說中，還補充了嘉慶年間新修的工程。幾圖說相互印證，闡釋了黃、運、湖的關係及其對兩淮地區的意義，並記述了乾隆六次南巡指示河工的情形以及乾隆後期至嘉慶朝間江南黃運河湖水利工程的變遷。《南巡盛典》卷五二中的刻本《黃運河湖總

圖》和《欽定南巡盛典》卷五三中的刻本《黃運河湖總圖》與此繪本圖的內容基本一致，但所繪信息較少，可與繪本輿圖相互勘驗比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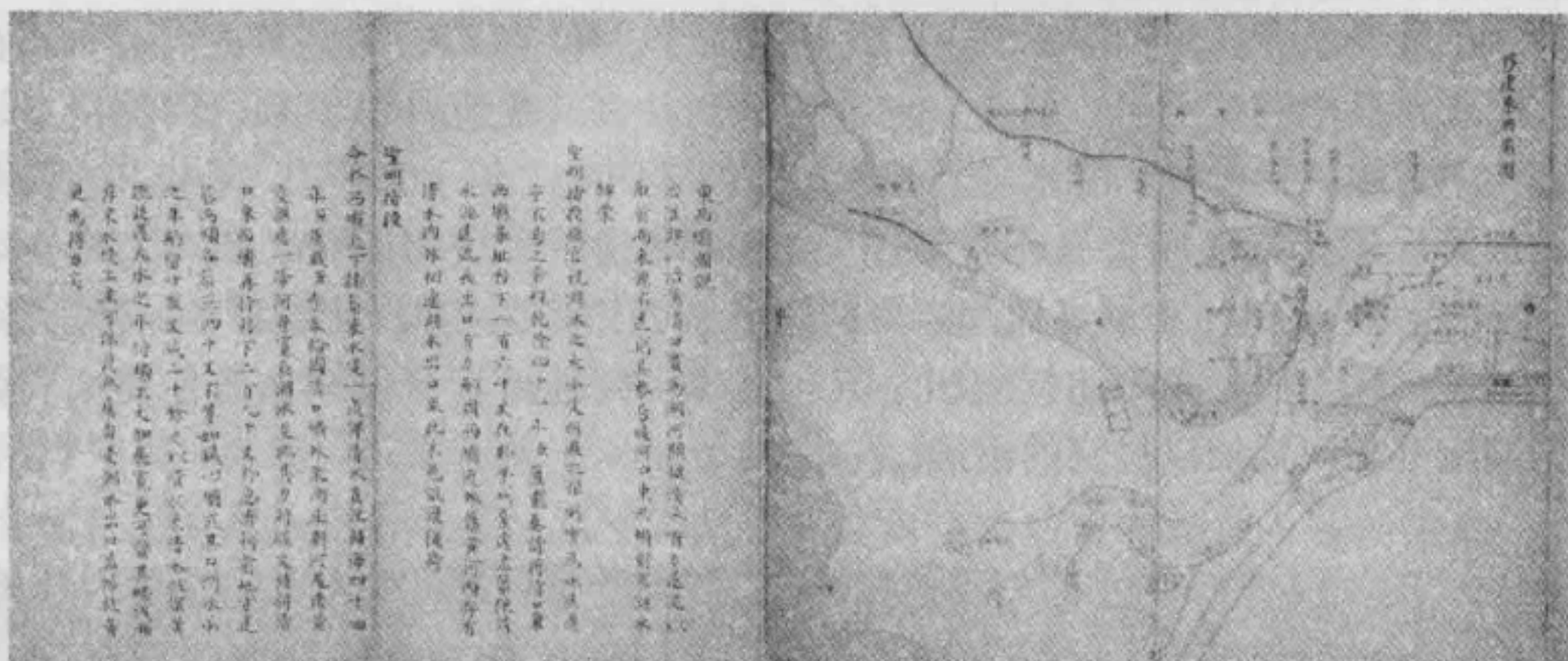


圖2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移建東西壩圖》

(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與地圖部數位編碼: g7822ym gct00250)

《移建東西壩圖》，大致為上南下北，左東右西，重點描繪洪澤湖、淮河與黃河“清黃交匯”地區的黃河、運河新老河口及堤壩形勢，清口新建的東、西壩工程形勢，表現由中河口、清口、運口的閘壩體系；《移建東西壩圖說》先闡明清口對黃運湖治理的重要性，再解釋東西壩對清口的重要性及其運行機宜。然後記述乾隆四十一年（1776），薩載將清口東西壩基址下移一百六十丈，在平成臺處改建，並在西壩外接築子堤，收束清水直出刷黃；乾隆四十四年（1779），因清口壩外至陶莊新河尾清黃交匯處一帶河身過於寬長，湖水至此水勢紆緩，難以起到刷黃的作用，薩載和張師載又將清口的東西壩再下移二百九十丈，在惠濟祠前改築，將兩頭各築三四十丈不等的鐵心壩式樣，根據季節和水量大小來展寬或收窄口門，調節清水水位高低和水量大小，禦黃刷黃。

清口是洪澤湖清水與黃河匯流的口門，因黃河奪淮段河道的變化，清口的位置也不斷地向下遊移動。明萬曆以前，清口的功能主要是收束清水、借清刷黃。明萬曆潘季馴治河後，漕船經過清口進入黃河北上，清口就不僅是“黃淮交會之所”，而且成為漕運咽喉，隨即成為明末和清代河臣的治理重點。康熙三十七年（1698），為禦黃蓄清，河道總督于成龍按照康熙指示，在清口處下方“建兩攔壩備節宣”^⑦，第一次修築東西束水壩，此次所建東西壩位置被描繪於上文介紹的《南河圖說》之《清口運口圖》中。薩載《移建東西壩》圖說中所記載的乾隆四十一年和四十四年兩次改建東西壩分別是清代第二次和第三次改建東西壩。圖內的東西壩繪於惠濟祠前，反映的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薩載、張師載第三次改築東西壩的情形，這也可以表明此圖的繪製時間在乾隆四十四年之後。《欽定南巡盛典》卷五十三《河防》附刻有《移建東西壩圖》，可與此彩繪本輿圖相互勘驗比對。

《陶莊新河並攔黃順黃壩圖》，大致為上南下北，左東右西，方位標於四緣，黃運

湖交會地帶的河道、堤防、閘壩均一一繪出，表現由中河口、清口、運口的閘壩體系構成的工程體系，重點描繪了黃河北岸的清河舊縣至清黃交匯處陶莊的新河道及木龍、順黃壩和攔黃壩。《陶莊新河並攔黃順黃壩圖說》先敘述黃河舊道從高架灣直沖清口，致使黃水倒灌並威脅惠濟祠埽工。再記述乾隆四十一年（1776），薩載與高晉奏請在陶莊以北至周家莊間開挖引河，導黃水向北會清東注，避免直沖惠濟祠，倒灌清口，並在第三架木龍處建挑水壩和攔水壩調控溜向。乾隆四十二年（1777），薩載又在陶莊積土以北加築堤工。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指示薩載將順黃、攔黃二壩空塘填平^⑧。《欽定南巡盛典》中同名輿圖與美國國會圖書館藏圖相似，圖說與國會藏圖圖說的文字基本一致，而且多記述乾隆四十五年大學士阿桂傳旨令蘇州布政使吳壇和薩載一併勘測陶莊新河並加以挑寬的情形。



圖3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陶莊新河並攔黃順黃壩圖》

（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與地圖部數位編碼：g7822ym gct00250）

陶莊引河始開鑿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因時任河臣開放過早致使引河淤墊未成^⑨。康熙四十年（1701），張鵬翮又根據康熙帝第三次南巡時的指示而建築御壩，挑黃流北趨陶莊引河^⑩，但也並未成功。御壩迤下之頭壩、二壩、三壩俱有險工，清口每有黃流倒灌之患。康熙四十二年（1703），為防止中河清水逼黃河主流趨南，又在中河口以下十餘里的楊莊開新運口。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二月，薩載與高晉將清口東、西壩移建平城臺後，在陶莊另開新引河至周家莊。乾隆帝又命河臣在攔黃壩迤上加築順黃壩為雙重保障，並在舊有第三架木龍處增築一座挑水壩，用以挑黃河主流全歸引河。此圖正是此次工程完工後薩載繪圖進呈給乾隆帝御覽的。對比《陶莊新河並攔黃順黃壩圖》和《移建東西壩圖》兩圖可以發現，《移建東西壩圖》中的順黃壩以上有四架木龍，而《陶莊新河並攔黃順黃壩圖》則增建木龍一、挑水壩一，說明此圖反映的正是陶莊新河增建木龍、挑水壩的情形。

《吳城三堡圖》，大致為上南下北，左東右西，方位標於四緣，黃運湖交會地帶的河道、堤防、閘壩均一一繪出，表現由中河口、清口、運口的閘壩體系構成的工程體

系，重點描繪了黃河北岸的清河舊縣西南方的吳城三堡引河和吳城攔黃磚工磚壩的工程形勢。《吳城三堡圖說》先闡述治水漲涸蓄泄的機理，後敘述乾隆四十四年河南黃河秋汛由淮河匯入江南洪澤湖的黃河、洪湖河情河勢，再頌揚乾隆帝指示展築東西壩並命人在高家灣一帶泄洪的功績。之後，圖說又記述了高晉、薩載勘河，發現高家灣至吳城磚工段堤工外洪澤湖漫灘水位高於堤內黃河水位的情形，奏請在吳城三堡處開挖倒勾引河，引導洪湖水泄入黃河，作為權宜之計，以減輕河南黃河和江南洪澤湖堤防壓力，之後詳細敘述了吳城三堡引河工程的具體做法和後續處置方式。

吳城三堡處開挖引河的由來與乾隆四十年間的河南河患有關。乾隆四十三年（1778）閏六月，黃河在河南儀封十六堡決口七十餘丈，黃河泛濫下注匯入洪澤湖，引發洪澤湖高漲問題，進而影響運河漕運。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伏秋，河南決口仍未合龍，洪澤湖承受黃河灌注的巨大壓力。在河南決口沒有合龍、黃河不能全流循道入海之前，薩載和高晉祇好採取權宜之計，在吳城三堡開引河溝渠，將洪澤湖高漲之水，分泄到黃河下游河道，以緩解洪澤湖堤堰的壓力。《吳城三堡圖》及其圖說正是對乾隆四十三四間河南和江南黃河河情河勢及其關聯性的描繪與說明。

《海口並二套圖》全圖大致為上南下北，左東右西，方位標於四緣，重點描繪雲梯關至海口段黃河尾間的套、灘、港、泓等河道形態與堤防、木樓工程及南潮河、北潮河、灌河等河流形勢，沿岸的村鎮及與祭祀河海諸神的宮廟。圖中的黃河已黃色描繪，南潮河、北潮河、灌河和黃海均以綠色描繪，堤防用土黃色線條標示，村鎮、宮廟用象形符號描繪。《海口並二套圖說》主要內容為河臣高晉、薩載奏請興建二套以下河堤的緣由，文中先闡述雲梯關以下黃河尾間河道淤淺、海口迂遠以及黃河在二套、三套漫口由北潮河入海的情形。再敘述乾隆四十五年，薩載奏明四泓以下海口淤墊、尾間不暢的情勢，提出改易海口、挽黃河從北潮河入海的主張；又分析了海口水位高低、海潮漲落、黃河溜勢水位的相互關係，認為改易海口之舉可以緩行，可以在於四泓以下增設閘壩，並在雲梯關二套以上馬家港舊堤和北潮河西民堰的基礎上，補修接築自雲梯關北堤下至通海潮河的堤堰，防止黃河從漫口處倒漾入雲梯關以上安東、海州等處民田。最後，他又提出將堤東的灘地聽民自行耕種的主張，認為如此河防、民生均有裨益，不必改易海口。這些措施得到了乾隆帝的贊同和實施。圖中和圖說中的“泓”避乾隆帝“弘曆”之諱而改寫為“泓”或將右邊的“厶”改為“口”。《海口並二套圖》及其圖說反映的正是乾隆四十五年薩載奏請在雲梯關二套下接築堤防的情形。圖下方北潮河與黃河之間已經繪出補築的新堤，說明此圖反映的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之後的情況。



圖4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海口並二套圖》

(美國國會圖書館地理與地圖部數位編碼: g7822ym gct00250)

《金灣滾壩圖》大致為上西下東，左南右北，重點描繪揚州府境內的高寶運河和高郵、寶應諸湖和洪澤湖水通過山盱五壩減泄之水通過邵伯以下的灣頭閘、壁虎橋、鳳凰橋、西灣、東灣、金灣等各閘壩宣泄歸江的情形。《金灣滾壩圖說》先敘述高寶諸湖河之水的原委及其通過邵伯以下金灣等各閘歸江和邵伯以上高郵南關、車邏、五里等壩歸海的途徑，再比較歸江和歸海之路的難易利弊，闡明下河高寶諸湖、裏運河和洪澤湖之間的關聯性。後回顧乾隆二十五至二十七年間河臣高晉封土限制歸海諸閘以減輕下河地區水患。乾隆二十年乾隆帝南巡指示落低歸江西灣壩，增加入江水量，並將金灣南閘改建石滾閘，挑深金灣河及歸江各壩引河，導高郵諸湖之水由芒稻閘、董家、廖家、石羊等溝歸江。乾隆帝另指示河臣疏浚清口、展寬東西壩，使洪澤湖清水暢出刷黃。最後，圖說敘述了上述措施實施後，洪澤湖水主要通過清口刷黃和金灣等壩歸江，而較少通過南關、車邏等壩封土歸海，從而減少了下河地區水患，上下河地區田畝豐收。此圖和高斌《南河圖說》中的《高寶各壩下河圖》《芒稻河歸江各路閘壩圖》內容都有相關或相似之處。

《黃運湖河全圖》在什麼背景下繪製，高晉、薩載在《黃運湖河全圖》的繪製中起著什麼樣的作用，《黃運湖河全圖》與《南河圖說》之間有怎樣的關係，兩者與《南巡盛典》之間有怎樣的關係，都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的考證分析。

二、乾隆南巡與《黃運湖河全圖》之繪製

高晉，字昭德，父述明，涼州總兵，從父高斌，乾隆中期的著名河臣。高晉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遷任江南河道總督，並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兼任漕運總督。在治河期間，高晉把治河重點放在下河地區，他奉命堵閉南關、車邏等壩，在金灣壩下浚引河，泄水歸江，使洪澤湖、運河之水不致漫壩東注，減少下河地區水源以減輕下河地區水患。引導下河各州縣支河汊港及田間積水，匯入串場河，北至鹽城石口、天妃等閘，出新洋港。又導水從興化白駒、青龍、八社、大團等閘出門龍港，分二道

歸海。他認為下河地區形如釜底，積滂難消，奏請疏浚興化迤南丁溪、小梅二閘，引河出王家港；疏浚興化迤北上岡、北草堰、陳家沖三閘引河導水匯入射陽湖，新增開二道歸海，使下河積水逐漸流通，由沮洳漸成沃壤。乾隆二十七年，高晉被授為內大臣，奏請展寬邵伯以下運河歸江六閘，導水自鹽河分流下注；鹽河原設中、南、北各二閘，應留北二閘以濟鹽、運，南、中二閘應添建石壩，接長土堤，挑引河使高、寶湖水歸江更加流暢。乾隆二十九年，他奏請培築黃河北岸五套、南岸陳家浦頂沖入溜處舊堤，並提議在舊堤上首修築斜長子堰，導水匯正河入海。這些建議均得到了乾隆帝的贊賞並得以推行^⑩。

薩載，伊爾根覺羅氏，滿洲正黃旗人。由理藩院筆帖式（掌理滿、漢奏章文書），累遷江蘇蘇松太道、江蘇布政使、署巡撫，參與華亭、寶山土塘改建，浚海州河道事。乾隆四十一年（1776），授江南河道總督。任期內，他受命與兩江總督高晉察黃河海口淤沙，又與高晉奏請將清口東、西壩移建於平城臺，並在陶莊迤上別開新引河；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完成上述工程，乾隆帝認為陶莊引河導黃北流，有效防止了黃水倒灌清口並有束清刷黃之功，為全河一大關鍵，薩載褒獎又加。隨後乾隆帝又命他在攔黃壩上加築壩為重門保障，並於舊有木龍三架迤上增設木龍。乾隆四十二年冬，薩載發現陶莊新河首尾寬窄不同，奏請在北灘順水勢抽槽並留土格，來年水漲放溜沖刷，使河面首尾寬闊相同，並繪圖進呈。乾隆帝覽圖後發現新河北岸有新淤，擔心北淤會逼溜南趨，遂在圖中用朱筆標示，命薩載疏治。上述《移建東西壩圖》和《陶莊新河並攔黃順黃壩圖》二圖正是對乾隆四十二年兩次工程的描繪。

高晉、薩載先後擔任江南河道總督期間，曾經多次獨自或共同向乾隆帝繪呈河圖。而且，在高晉擔任河督期間，繪呈河圖還成為他的重要政績和晉身階梯。乾隆三十年（1765），在繪呈給乾隆的《江南河圖》中，高晉題詞撰文，稱頌叔侄二人的治河功績，先是追述了其從父高斌修建木龍的功績，後回顧他自己的治河經歷，彰顯了高氏家族的治河功績。同年，高晉升遷為兩江總督，但仍統理南河事務，而薩載也於乾隆四十三年繪呈河圖後，即升任兩江總督。高晉繪呈河圖和升任封疆大吏相互呼應，繪製《江南河圖》成為他身為河督且兼封疆大吏上任後的第一件大事，從中可以窺見河圖在清代乾隆朝河政中的重要性。

從繪製時間、造送制度和藏圖機構來看，高晉此次所進《江南河圖》應該就是原藏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現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冊裝《江南河圖》。現存清代軍機處奏摺中，多有高晉、薩載隨摺附奏河圖的記載。如乾隆年間河臣高晉在“奏為遵旨勘議駱馬湖運河情形圖”中所言：“臣遵旨勘議湖河情形，謹繕摺覆奏，並繪圖貼說，恭呈御覽。是否得當，伏乞皇上睿鑒訓示”^⑪。另外，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乾隆朝奏摺：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挑浚微山湖引水河道圖”^⑫；乾隆四十一年“奏呈山東彭口山河圖”^⑬；乾隆四十九年“奏呈估挑邳宿運中河並添建閘座情形圖”^⑭；“奏呈戴村壩下挑水壩工情形圖”^⑮；乾隆五十一年“奏呈江南清口一帶河工水利情形圖”^⑯。從其形式上而言，也是隨摺附圖的。薩載在擔任江南河道總督期間，曾於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和時任兩江總督高晉一起會奏“清口機宜，繪放大樣圖說，恭

呈御覽”^⑧。這些檔案和史料中的記載，充分說明了高晉、薩載兩人繪呈河圖的普遍性、多樣性與河圖在乾隆朝河政中的重要性。

（一）乾隆南巡與《黃運湖河全圖》

薩載、高晉繪呈《黃運湖河全圖》是在乾隆帝南巡的背景下繪製的。高晉著有《南巡盛典》《南巡盛典名勝圖錄》三卷，《南巡盛典》一書後經繼任江南河道總督薩載續編，大學士阿桂、傅恒合編，形成《欽定南巡盛典》一書，反映了乾隆皇帝巡視河工、巡遊江南的盛況，今有多個版本存世。經與乾隆年間高晉、薩載等所撰的《欽定南巡盛典》卷四十六、卷五十三等相關卷帙對照，可以發現《黃運湖河全圖》中的輿圖圖名、內容及圖說文字均基本相同，可以證明該圖係出自薩載、高晉之手。關於《南巡盛典》的編纂過程及相關輿圖的由來，《欽定南巡盛典》卷首下《凡例》云：

一、恭纂南巡盛典前編，成於乾隆三十三年，始因原任兩江總督臣高晉於四巡旋蹕後，輯書呈覽，所纂只系江南一省。經軍機大臣、大學士、臣傅恒等奉命校閱，乃請以“幸浙諸大典”，與經過之直隸、山東二省事繫南巡者，令高晉等裒為一書。於是薈萃成編，分門十二：曰恩綸、曰天章、曰蠲除、曰河防、曰海塘、曰祀典、曰褒賞、曰籲俊、曰閱武、曰程途、曰名勝、曰奏議，凡百二十卷。自辛未至乙酉四巡，巨典俱已敬謹臚載。而庚子、甲辰兩次南巡各事宜，則續纂於兩江總督臣薩載。其書與高晉所輯者別為一編，雖體例相仿，而未能畫一。且程途、名勝各門，又多與前編重複。今臣等遵旨合纂，謹就前後兩編，刪節其重複者，整齊其未畫一者，參訂匯修，期於賅備。

一、前編呈進於辛卯之歲，仰荷御製序文冠諸卷首，所以規吏職而軫民隱者，無微不燭。而河工、海塘，關係江浙民生尤巨，是以定清口之水志，培柴塘之坦簍，及一切河防堤閘，自乙酉以前之睿畫，固已著在宸章。至若新開陶莊引河，改築浙江石塘，咨諏籌度，屢省乃成，本於敬天明理者，則又備於御製南巡記。^⑨

從《欽定南巡盛典》凡例一可知，《南巡盛典》歷時二十餘年，先後經四人之手，歷四次編纂。《南巡盛典》前編乃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河河務高晉所編，成書於乾隆三十三年乾隆帝兩次南巡之後，所纂內容僅限於江南一省，這是第一次編纂。後經大學士傅恒奉命校閱後，命高晉將“幸浙諸大典”及直隸、山東與南巡有關的檔案書籍合編為一書，這是第二次編纂，完成於乾隆三十六年，有武英殿乾隆三十六年刻本傳世，乾隆帝曾將此書頒賜給大臣。其後，江南河道總督薩載又將乾隆帝第五次和第六次南巡事迹編纂《南巡盛典》後編為一書，這是第三次纂修，此書與高晉前編體例相近但並不統一，內容多有重複。乾隆帝命大學士阿桂、傅恒將前後兩編《南巡盛典》統一體例、刪節重複、合為一編，經乾隆帝最後審定後，撰寫《御製南巡記》冠於卷首，並將合編之書定名為《欽定南巡盛典》。

在闡述《欽定南巡盛典》一書的編纂背景和編繪過程之後，此書凡例還進一步明確了乾隆朝的治河和河圖繪製情形，《欽定南巡盛典》卷首下《凡例》續云：

一、治河本末，具詳諭旨及諸臣敷奏中。我皇上相度機宜，指授方略，凡規

制全河者，固已瞭如指掌。然按古來地理之書，山川都邑，非圖不明，故如漢《三輔黃圖》，唐《元和圖志》，舊皆有書有圖。而唐宋州郡之志，亦多以圖經爲號。況黃河源遠流駛，挾沙而行，自會淮以後，宣防瀦泄，因勢異宜，誠非擬議所能懸定。曩者，河臣稟承聖畫，節宣利導，皆經繪圖具說，恭候睿裁。而乾隆四十二年，命改遷陶莊引河，開放以來大溜暢達，既免黃流倒漾之虞，兼收清水刷沙之益，實爲治河一大關鍵。時河臣具圖呈覽，往復指示，尤所謂握要執樞，利普萬世者矣。今恭輯河防；凡清黃湖運諸水，堤堰壩閘各工，悉據修治以後形勢，繪圖附於本門之末。而修治端委，則每圖撮叙要凡，綴爲圖說，用俾爽若列眉，按籍如睹。至列圖先後次第，一仍前編、次編之舊。蓋高晉、薩載皆任河臣，所叙固有條貫，無容更訂。^②

上條凡例特意強調了輿圖的重要性，尤其是河圖對治河的重要性，並記述了乾隆朝河圖的繪製機制以及河臣繪圖貼說的具體情形。“河臣稟承聖畫，節宣利導，皆經繪圖具說，恭候睿裁”，“時河臣具圖呈覽，往復指示，尤所謂握要執樞，利普萬世者矣”，強調了河圖是河臣與乾隆帝之間溝通河務的橋梁以及河圖的重要性。“凡清黃湖運諸水，堤堰壩閘各工，悉據修治以後形勢，繪圖附於本門之末。而修治端委，則每圖撮叙要凡，綴爲圖說”，則說明河圖繪製的普遍性、即時性及圖說相輔相成的形式。

關於乾隆南巡，除了前述河臣的記載外，乾隆三十六高晉所編《南巡盛典》卷首載有乾隆辛卯孟春月乾隆帝御筆《南巡盛典序》，高晉、薩載所編的《欽定南巡盛典》卷首上還載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乾隆帝親筆所撰《御製南巡記》。這兩篇序文和記文從當事人乾隆帝的視角，記載了他歷次南巡、親臨河工的經歷。其中撰著年代較晚、內容更爲詳盡的《御製南巡記》文云：

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而辛未（乾隆十六年，1751）、丁丑（乾隆二十二年，1757）兩度，不過敕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亦所謂遲也。至於壬午（乾隆二十七年，1762），始有定清口水志之諭。向來河臣率皆靳折清口，恐干多費工料之議。洪湖盛漲，則開五壩下河一帶，無歲不被偏災。自壬午三次南巡，始定高堰五壩水志高一尺，清口即開放十丈爲準。俟秋泛後，洪湖水勢既定，仍如常接鑲口門。嗣是，河臣恪守此法，數十年來，下河免受水患，田廬並資保護。

丙申（乾隆四十一年，1776），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爲。向來清口每慮黃水倒漾，康熙己卯春（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祖南巡，親莅河干，閱視形勢，命於清口迤西，隔岸挑陶莊引河，導黃使北。因河臣董安國開放過早，施復淤墊。其後庚辰、辛巳、壬辰、甲午以及雍正庚戌，歷命大臣會同河臣籌勘挑辦，功迄未就。嗣以黃水倒灌，舍開陶莊引河更無善策。丙申春，諭令河臣薩載詳悉履勘，繪圖貼說，往返指示。即於是年秋興工，至丁酉仲春歲事。開放新河，大溜暢達，既免黃流倒漾之虞，兼收清水刷沙之益。因命建河神廟，以答神佑，詳見御製碑訖。^③

乾隆帝所撰《南巡記》詳細記述他歷次南巡、閱視江南河工、指授方略的情形，

根據其記述可知，乾隆十六年和二十二年兩次南巡，也就是高斌治河期間，他基本上只是命河臣“慎守修防”，並無太多指示；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他欽定清口水志和高堰五壩水志，減輕了下河水患。乾隆四十一年，他指示河臣薩載改建陶莊引河並繪圖貼說，於乾隆四十二年完工後收到了束清刷黃、避免倒灌的預期成效。因命河臣建河神廟，並撰寫御製《河神廟碑記》，一則答謝河神庇佑，再則彰顯自己政績。

因《南巡盛典》一書的主要內容係兩任江南河臣高晉和薩載先後編纂，故書中的內容以河防尤其是江南河工為重，書中收錄了大量的江南河圖及部分山東和河南河圖。可以說，乾隆帝南巡和《南巡盛典》的編纂是乾隆朝河圖尤其是江南黃運湖河圖集彙編集結的重要背景和契機，而乾隆中期《南巡盛典》和後期《欽定南巡盛典》中也正保留了大量的乾隆朝刻本河圖，這些刻本與圖可以和傳世的繪本河圖相互對照比堪，從而透視繪本河圖和刻本圖的淵源關係及其異同。而且，《南巡盛典》中的不少刻本河圖，並無繪本與圖傳世，只有通過刻本與圖，纔能夠瞭解乾隆朝河圖的體系和全貌。

乾隆三十六崇德堂刻印的《南巡盛典》卷首，收錄有乾隆御筆撰寫的《南巡盛典序》和高晉的進書表，而且有乾隆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大學士公傅恒奏謝“蒙陛下發下南巡盛典四套”等摺，可知《南巡盛典》在乾隆朝的流傳之廣。

三、《黃運湖河全圖》之版本流傳

高晉和薩載將高斌的《南河圖說》及二人編繪的《黃運湖河全圖》及直隸、河南、山東的黃、運河圖編入《南巡盛典》一書之中。因《南巡盛典》獲乾隆帝欽定並撰寫序言、命人刊刻多方頒賜並收入《四庫全書》之中，流傳廣泛，影響深遠，使得《南河圖說》及《黃運湖河全圖》流傳廣泛，有多個摹繪本傳世。

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一套不具作者和繪製年代的《黃運湖河庚子圖說》圖冊二卷，該圖冊為彩繪紙本，共有圖18幅，分別為《黃運湖河全圖》一幅，繪製的範圍起自山東與江南省交界，止於長江；《毛城鋪滾水壩圖》《王家山天然閘圖》《峰山四閘圖》《禹王臺圖》《駱馬湖圖》《十字河竹絡壩圖》《朱家閘圖》《劉老澗石壩圖》《鹽河圖》《九里崗埽工圖》《楊莊運口圖》《洪澤湖圖》《洪澤湖五滾壩圖》《清口圖》《黃河入海圖》《東西壩圖》和《高寶兩境運河圖》，大部分與圖的圖題或主題與高斌乾隆十五年所繪呈的《南河圖說》相同或相似。圖幅採用一圖一說的形式，並有貼紅注明圖幅之後的工程變化。嘉慶年間並無庚子年，圖名中的“庚子”應該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這也可以證明此圖係嘉慶年間人摹繪乾隆年間之圖。根據內容和形式判斷，此圖卷是嘉慶年間人在乾隆年間高斌所繪《南河圖說》及高晉、薩載繪製的《黃運湖河全圖說》的基礎上摹繪而成的。總體看來，每幅圖後均附有圖說，基本內容多沿用乾隆四十五年前河臣所繪呈之圖說，而在部分圖幅的圖說後有紅色貼簽，其中文字多為嘉慶年間所寫入。從這些圖幅中所表現的重點水利工程來看，嘉慶時期的河臣多對乾隆年間河工治理的沿用與整修，新創建的工程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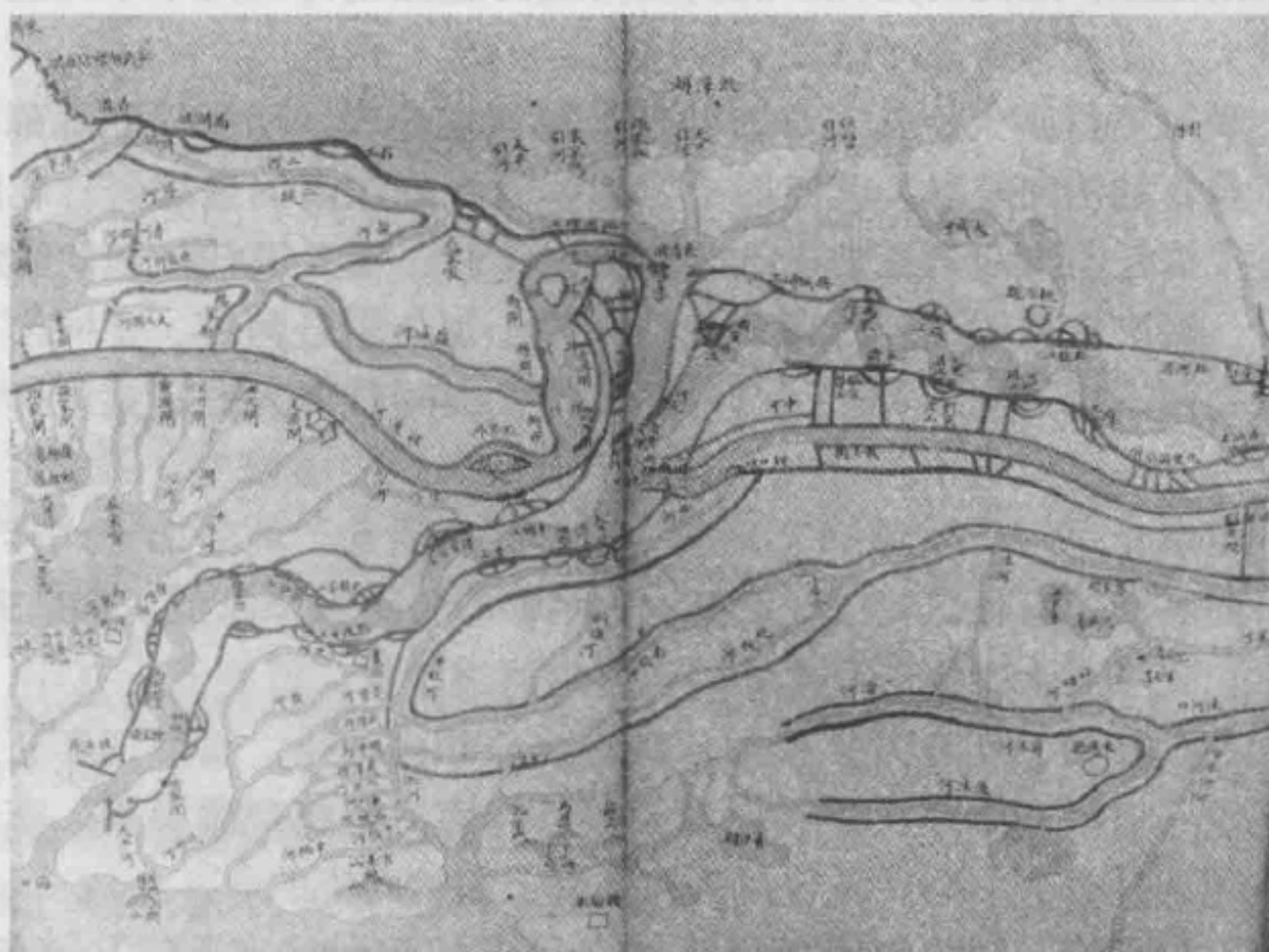


圖5 中科院圖書館藏嘉慶《黃運湖河庚子圖說》之《清口圖》

在《黃運湖河庚子圖說》之《清口圖》中出現的“東清西壩”、“東清東壩”已經在運口以上。根據道光時期《黃運河口古今圖說》中《嘉慶十三年河口圖說》記載：“將東清壩移建於頭壩之南”是在嘉慶九年（1805）。因此，圖幅內容也是反映了嘉慶朝各段河工的狀況。

《毛城鋪滾水壩圖》後附有乾隆四十二年高晉、薩載所進圖說，在其後還有貼紅，內容為嘉慶年間河臣所附加，其文云：“查毛城鋪滾壩，自乾隆五十四年以後，因張王莊、王平莊、邵家壩等處，節次漫溢，灘面淤高建瓴，易於吸溜，疊經前河臣奏請，將五壩兩次加高，在案。今自嘉慶八年以來，黃河水勢歸槽，河底刷深。現在比較水面低於石壩，脊七八尺不等。大汛時，過水無多，且壩下之洪溝，河間段淤墊，必須大加挑浚，方能開放。再唐家灣引河，因嘉慶七年漫刷太寬，掣分大溜，堵築完竣後，奏明於唐家土樓地方另開河頭八九十等，俱未啓放。”據此可知，此圖反映內容的年代在嘉慶七年之後。

《王家山天然閘圖》後貼紅載：“查徐州城外石堤於乾隆五十六年及嘉慶三年，又經兩次加高，並添做碎石，挑壩碎石護堤，甚為得力。”據此可知，此圖反映內容的年代在嘉慶三年之後。

《黃運湖河庚子圖說》中增繪和圖說及貼紅中所描述的工程與嘉慶年間的幾次河患有關，根據這些新增的內容可以判斷出此圖冊的摹繪年代和摹繪者。嘉慶元年六月，黃河決豐汛六堡，衝開運河余家莊堤，由豐、沛北注山東金鄉、魚臺，入昭陽、微山各湖，穿入運河，漫溢兩岸，江蘇山陽、清河一帶多被淹沒。時任南河總督蘭錫第導水入蔺家山壩，引河由荆山橋分達宿遷諸湖，又啓放宿遷十字河竹絡壩、桃源顧家莊堤，泄水入河下注，並於漫口西南挑挖舊河，引溜東趨入正河，並繪圖呈覽。嘉慶帝

命河臣取直向南而東，展寬開挖，以便使黃河溜勢直注正河。同年十一月，因凌汛壅塌壩身二十餘丈，嘉慶帝命東河總督李奉翰赴工會辦。

李奉翰，漢軍正藍旗人，其父李宏曾任河東河道總督。他歷任江蘇蘇松太道、河庫道，積累了豐富的治河經驗。乾隆四十四年，他署理江南河道總督；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授命正式擔任河東河道總督；乾隆四十六正月，他又調任江南河道總督。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河決青龍岡，乾隆帝命他偕大學士阿桂馳赴河南，會同河東河道總督韓鐸督辦理東、西兩壩下埽工程。因合龍艱難，他與阿桂等人提議寬浚青龍岡迤下至孔家莊、榮華寺、楊家堂等引河，並在黃河下游北岸疏浚潘家屯、張家莊二引河、蘇家山水綫河、宿遷十字河、桃源顧家莊引河，分五道泄水。乾隆四十八年春，青龍岡合龍，乾隆帝對其褒獎有加。乾隆五十年秋，李奉翰督吏塞李家莊、烟墩頭、司家莊、湯家莊諸漫口。乾隆五十四年，又再度調任河東河道總督。乾隆五十九年，漳水決溢，他奉命馳往勘察。嘉慶二年正月，授兩江總督，兼領南河事。嘉慶四年正月，他還與河道總督康基田一道堵塞睢州決口。嘉慶年間，江南河道總督蘭錫第、李奉翰都曾繪呈過河圖，此圖正是由李奉翰在高晉河圖的基礎上編繪而成的。

除此之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南河黃運湖河蓄泄機宜圖說》（紙本彩繪，1冊）和嘉慶《黃運河工程圖》（紙本彩繪，20冊）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嘉慶《江南省黃運圖》（彩繪本，24幅，首幅圖名為《江南省黃運河湖堤埽閘壩工程情形全圖》）都應該是屬於此種類型的輿圖。上述各套輿圖中的圖題多有類似，主題內容基本一致，大都可以在高晉編纂的刻本《南巡盛典》卷五二、五三中找到，均應是根據高斌和高晉、薩載等人河圖摹繪而來。

四、《黃運湖河全圖》之價值與局限

高晉等人繪呈的《黃運湖河全圖》以江南一省的黃運河工為描繪主題，繼承了張鵬翮《治河全書》系列圖集的形式，並開創了分省專題圖集的形式，其表現範圍、繪製技法都是乾隆前期河圖的典型代表，在清代黃、運河圖歷史上乃至清代地圖史、水利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黃運湖河全圖》流傳廣泛，影響深遠，流散美國的《黃運湖河全圖》則浸透著中國文物在近代顛沛流離的滄桑，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也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

《黃運湖河全圖》是在乾隆南巡的背景下繪製的，這些輿圖既是高晉反映河情、陳述治河政見、彰顯治河政績的工具，也是乾隆帝南巡瞭解河情河務與確定南巡行程安排的重要資料，反映了乾隆朝的河政運作機制與河圖繪製運用機制。《黃運湖河全圖》反映了乾隆朝中後期高晉、薩載等河臣治理江南黃運河的歷史，是瞭解乾隆朝中後期江南黃運河情形和河政史實的第一手資料。《黃運湖河全圖》於乾隆三十六年被高晉編入《南巡盛典》之中，成為乾隆朝河圖的基礎，乾隆後期和嘉慶年間江南河道總督所繪呈的圖集大多是在其基礎上添繪或改繪而來的。不過，《黃運湖河全圖》基本是在高斌《南河圖說》的基礎上改繪或摹繪而成的，其原創價值相對不高。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清代黃河圖研究”(項目批准號:12CZS076)成果之一)

注釋:

- ① 席會東:《高斌〈南河圖說〉與乾隆首次南巡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2年第2輯,132—142頁
- ②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民國二十五年(1936),37—38頁。
- ③ 曹婉如、鄭錫煌、黃盛璋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圖版說明,6頁;另參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302頁。
- ④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302頁。
- ⑤ 《輿圖要錄》,301頁。
- ⑥ 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叙錄》,文物出版社,2004年,140—141頁。另參李孝聰:《古地圖上的治河保運工程與淮安——兼倡議淮安市建立古地圖與河運工程博物館》,載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鄧廣銘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2008年,52—57頁;李孝聰:《黃淮運的河工輿圖及其科學價值》,《水利學報》2008年第39卷第8期,950—952頁。
- ⑦ 張鵬翮:《論治清口二》,載《清經世文編》卷一〇〇,中華書局,1992年,2456頁。關於康熙、乾隆乾年間東西壩的由來與變遷,可參閱王英華:《清口東西壩與康乾時期的河務問題》,《中州學刊》2003年第3期。
- ⑧ 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九三《淮安府·黃河》(載《續修四庫全書》,第61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520—521頁)對於乾隆年間陶莊新河的開鑿有更詳盡的記載,其文云:“(乾隆)四十一年,命撫臣薩載開浚陶莊引河,俾河流遠避清口,以除倒灌之患。新河長一千六十丈,原桃河頤寬四十丈,河身、河尾寬三十丈至三十五丈。放流後,兩涯刷寬,河頭至七十餘丈,河身、河尾至五六十丈河,底水深一丈四五尺。順軌安流,直抵周家莊,始合清水東下去清口,較昔遠五里。仍命於陶莊積土外,添築新堤及新壩一道,以為保障。有御製《河神廟碑記》。”
- ⑨ 高晉、薩載編:《欽定南巡盛典》卷首上乾隆《御製南巡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2頁。
- ⑩ 張鵬翮:《治河全書》卷二《上諭》,《續修四庫全書》第847冊,394頁;(清)張鵬翮:《治河全書》卷一八《章奏·開陶莊引河》所記略同,《續修四庫全書》第847冊,772頁。
- ⑪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二三《高晉傳》,第6冊,中華書局,1987年,1700—1701頁。
- ⑫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二十五輯,“故宮博物院”,1977—1980年,632頁。
- ⑬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檔案:檔號03—9751—031,微編號697—1350。
- ⑭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檔案,檔號03—1014—068,微編號071—0566。
- ⑮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檔案,檔號03—1025—032,微編號071—2112。
- ⑯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檔案,檔號03—1025—033,微編號071—2120。
- 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檔案,檔號03—1031—041.2,微編號072—0504。
- ⑱ 高晉、薩載、阿桂編:《欽定南巡盛典》卷四四《河防》記載:“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兩江總督高晉、河道總督薩載奏言:竊臣等於本年六月十八日,具奏清口機宜,繪放大樣圖說,恭呈御覽。”

①⑨ 高晋、薩載、阿桂編：《欽定南巡盛典》卷首下《凡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8冊，15-16頁。

②⑩ 高晋、薩載、阿桂編：《欽定南巡盛典》卷首下《凡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8冊，20頁。

③⑪ 高晋、薩載、阿桂編：《欽定南巡盛典》卷首上《御製南巡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8冊，2頁。乾隆帝此段記述與前引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九三《淮安府·黃河》（載《續修四庫全書》第614冊，520—521頁）中所載的陶莊新河的開鑿過程正相一致。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西北歷史研究所